



李君维先生(1922—2015)笔名为东方蠖蝶,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奇怪的笔名,是看到他重版的《绅士淑女图》,此书与沈寂老先生的《盗马贼》同列于“海派作家”丛书。我问沈老此人可识?沈老说这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办《幸福》杂志的主要作者,真名叫李君维。说着,沈老把李的北京住址抄下,嘱我有机会去看看他。

我就去了。一次赴京公干,顺路拐入一条小胡同,到了一幢老式公寓楼,找到楼层中的逼仄处。开门见面,我说我从上海来的,未及续报姓名,他马上说:依好!使人瞬间感到如沐春风,亲切无比。看到老乡,他欣欣然。

在厨房的餐桌旁,我们聊天。从他清瘦平和的面容身材,到一言一行的举手投足,都是十足的老上海腔调。他问起上海的老友,我一一作答。最后请他留个题词,他默写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与长天一色”,可隐见他的孤寂之心。

早年,李君维考入光华大学附中,语文老师是大名鼎鼎的王蘧常先生。王老师教学生念古文《论语》《孟子》,李回忆说“迄今尚能默诵一二”。尤其上《梅花岭记》一文,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课神态,深刻印在李的脑际。后来,他就读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与炎樱是同学。

上世纪80年代,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明确地说东方蠖蝶“用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如果想找一份工作的话,我首选图书馆。那是我年少时期的梦。我不光梦见这份工作,也梦见了具体的内容。在图书馆工作之余,阅读和写作,甚至隐居其间……这太理想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没有实现。

有关图书馆这份工作,博尔赫斯说服过很多年轻人,这是一份美好的工作。中国近现代也有这样的说客:梁启超、李大钊——后者还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梁实秋、沈从文不必说了,林白、莫言都曾在图书馆工作。说到当代,余华如果年轻时没有得选,相比文化馆,他会更倾向于这里的某种传承。金庸先生将“扫地僧”放在“藏金阁”,绝不是随意安排。对了,金庸先生本人也曾担任过半年的国立中央图书馆

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毫无疑问,在上海为题材的创作中,李君维颇具特色。而我记得,与某知名作家相比,文字语气中,李君维的骨子更上海味。他毕竟是上海土著,一切腔调都是与生俱来的。他曾说:“我生长在上海,喝了半辈子黄浦江的水,在定居北京之前只会说上海话”。

1950年,李君维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后任电影公司编剧,中断了文学创作。上世纪80年代他重返文坛,创作小说《伤心碧》《名门闺秀》,以本名在《新民晚报》连载,其书评随笔也常在《新民晚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他早年曾任《大公报》国际版编辑)。且看他的小说《名门闺秀》开头:“三十年代月亮是陈旧的,天蒙蒙亮了,昨夜残留的月亮还挂上海孟德兰路席公馆的屋檐旁边,苍白,虚弱,凄迷。这天席公馆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将订婚的三小姐席与容突然失踪了”。这是独特的海派写作风格,在淡然的描写中,暗藏着吸引人的悬念。

可时过境迁,昔年的荣耀难再,关注者已不多了。所幸,借新书出版和旧著再版,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善教授在华东师大主持举办了“李君维作品研讨会”。李老因身体欠佳,未能赴会。但这给老人几多安慰。我在翻阅老期刊时,看到他的文章,就复印寄他,便会收到致谢来信。

在一次通信中,他写道:“拜托一事,大约一九四六年夏季,我与冯亦代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真是不打不相识,由此而相交。我在《辛报》副刊发一

篇馆员。现代人对阅读的需求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认知。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会不需要阅读呢?但就是意识不到这件事。阅读就是旅游,所有美好的风景,书里其实都有。阅读同时还能满足人们对八卦的好奇。传记类的书,远比街头小报更精彩翔实。只要有一次两次类似的经验,你就不会轻易放弃阅读这个习惯。

说到我和图书馆相关的几件事,就没这么理想化。一次,大约是2006年,写作上初出茅庐的我,本职工作是一名新晋记者,那天被领导安排去采访胡因梦女士。在图书馆的一个包间,胡女士接受着包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群访。因为年轻,不够老练,我无

朋友打电话求助。他家隔壁邻居临时要出门几日,猫咪托他代为照看。不知是认生还是怎么,主人前脚刚离开,猫咪后脚开始在屋子里四处乱窜。脚步重且急,喵喵声渐变为嘶吼,烦躁不安,跑累了就地躺倒打滚,时不时后蹄前蹬,还流口水。这猫是生病了?

问题出在屋子里。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摆着精心莳弄的几盆猫草,学名“猫薄荷”,是朋友特意买来镇定安神帮助睡眠的。而正是这东西,促使猫咪极度亢奋,难以自持。

小区不远处新开了家咖啡馆,老板是一对法国夫妻,酷爱薄荷。他家有地道自制法式薄荷咖啡。味道殊绝。咖啡馆顶层的小阁楼稍加改动,变为一间玻璃阳光房,里面种满各式薄荷。我不禁想起太原的老宅里,父亲早些年也尝试着种过薄荷。昼长夜夜,也只不过指头粗细,娇滴滴养在专用的白瓷盆里,身型纤弱,再怎么伺候也不行。咖啡馆老板护理得法,薄荷长势勃勃,貌似芋头叶子,大丛大丛的碧翠,爽心悦目。

总感觉吃薄荷像是异域风情的事。偶尔去吃越

薄荷遐思

王榕

南菜,冬阴功汤里漂浮着丝丝几缕,规规矩矩摆放到油炸美食的一角,静静宽慰着一颗爱美食吃又怕上火长痘的饕餮之心。

据说在我国西南一带以及湖南等地,薄荷就是一种寻常香料,绿莹莹,毛茸茸,带着水珠的唇形科类植物。市场上随处可见,就那么随意束成一把,挤挤挨挨,与大蒜和葱姜并排着躺在一起,亲切而妥帖,是极具烟火气息的调味品。

上大学时,住在我下铺的女孩从贵州来。有年暑假去她家玩,她妈妈特意烧了一道“酸汤鱼”,里面酸菜笋丝豆芽菜,红红绿绿很是养眼。入口酸味鲜美,辣劲十足。想到那句“豆芽浮玉鲫,番柿出新酸。求饱知何易,不填尘世盘。”印象极深。多年后去某侗族风味餐馆,远远就看见菜单上几个大字赫然在目——“家传秘制酸汤鱼”。价码翻了儿番。然而怎么吃都觉得不是那个味道。朋友趴我耳边道,此汤之魂在其“鱼香菜”——薄荷的别称。夕阴西下,乡人从田间捉一

尾新鲜鲫鱼,家门口菜畦里采一把新鲜薄荷,舀出灶头馊的老酸汤,汤开鱼熟,撒一把薄荷。入口清甜而浓郁,薄荷特有的芬芳充斥于唇齿间,听得人口角流涎。多年前曾去泰国旅行,喝正宗冬阴功汤。一口下去,舌根涌出莫名乡愁,恍惚的瞬间不知身在何处。听当地朋友讲,十八、十九世纪,苗族里一部分人由中国西南迁入泰国北部,称赫蒙族,薄荷美味从此在越南入菜并被发扬光大。薄荷暗香浮动,日复一日,渐渐渗入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餐饮之中。

我十分喜欢青薄荷。四川豆花,贵州酸汤鱼,四处落地开花的广西米粉,此物必不可少。也难怪有人称其为“亚洲之味”。薄荷清静而甜香,叶片纤弱,但只需几根,便足以使蠢钝肉类顷刻间变得稚嫩爽口。

朋友在电话那头话说一半噤了口,听见他先是咿咿几声,纳闷道,“怪噢,真是怪,这猫忽然安静下来,闲庭信步,神情笃定,倒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的……”

看来猫薄荷对于猫咪荷尔蒙的刺激,也不过分分钟而已。



很高兴遇见你 阮殿下插画

尾新鲜鲫鱼,家门口菜畦里采一把新鲜薄荷,舀出灶头馊的老酸汤,汤开鱼熟,撒一把薄荷。入口清甜而浓郁,薄荷特有的芬芳充斥于唇齿间,听得人口角流涎。

多年前曾去泰国旅行,喝正宗冬阴功汤。一口下去,舌根涌出莫名乡愁,恍惚的瞬间不知身在何处。听当地朋友讲,十八、十九世纪,苗族里一部分人由中国西南迁入泰国北部,称赫蒙族,薄荷美味从此在越南入菜并被发扬光大。薄荷暗香浮动,日复一日,渐渐渗入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餐饮之中。

我十分喜欢青薄荷。四川豆花,贵州酸汤鱼,四处落地开花的广西米粉,此物必不可少。也难怪有人称其为“亚洲之味”。薄荷清静而甜香,叶片纤弱,但只需几根,便足以使蠢钝肉类顷刻间变得稚嫩爽口。

朋友在电话那头话说一半噤了口,听见他先是咿咿几声,纳闷道,“怪噢,真是怪,这猫忽然安静下来,闲庭信步,神情笃定,倒像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的……”

看来猫薄荷对于猫咪荷尔蒙的刺激,也不过分分钟而已。

在科幻片和悬疑片当道、技术技巧胜过内容内涵的当下,平淡得几近白描的爱情片似乎已无空间。但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却逆势而行,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对观众而言,能在短择(短期选择)关系、模糊关系兴起的年代看两个年轻人认真真谈恋爱就是一种美好,更何况擅长爱情题材的编剧坂元裕二在影片中用不寻常的分手营造高潮,创造了爱情的新审美。

恋爱如花束,花期有长短,就算变成干花,香气全无,样子还在。在你去面包房时、在你去书店时、在你路过那个灯塔时,你依然会想起他,忆起过往。爱情之美在于,就算已拥有了新感情,当回忆袭来时,你能在回忆中微笑。

爱情之始大同,爱情之终迥异。影片清晰展示了爱情的消失:当两人不愿再谈情时;当一个人依然在看文艺书,而另一个人却转而看成功学时;当一个人已步入现实,另一个还活在理想之中时。

为什么爱情会消失?看似是因为男主工作后没空陪女主看电影、看演出、打游戏了,但究其根本原因是双方随着成长,心境发生了改变。女人还飘在空中,想继续保持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而男人已脚踏实地,扛起了生活的重责。当两人感情尚好时,男主曾对女主说过一句感人的台词“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和你维持现状”,可这在时间的长河里是一种极大的奢望,要么两人都停在原地,要么两人同步前进。谁能一直停在原地呢?因成长不同步的分手是个普遍性问题。

影片没有止步于此,它提出了爱情消失后的另一种选择:结婚。剧中的男主不止一次提出过结婚。他曾淡淡地提,女主不置可否,暗自嘀咕“都三个月没有温存了,你跟我提结婚,让我怎么想”;他曾在吵架时重重地提,女主说“你这算求婚吗?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樣”;他在谈分手时流着泪提,“别人不都这样吗,虽然无话可说了还是可以结婚。我们还可以生一两个孩子,成为让别人羡慕的家庭”。但他们最终没有选择婚姻,因为曾像鲜花般盛放的爱情,实在是太美好了。不如就此别过,让爱在记忆中永恒。看到他们哭着笑着回忆着,最后美好地分手,观众觉得遗憾,同时也长舒了一口气,能忠于自己的内心不走寻常路,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

影片的最后,男女主分手后偶遇,各自回家后都忆起往昔。男主想着想着打开电脑,查看谷歌地图时在一处发现有两人从前携手去面包房的影像,惊讶不已。爱就是一种不可能中的可能啊!爱也是一场时空之旅,相遇过、携手过,这些爱的记忆将永远闪耀在生命的星河。

在苏州的一处园林小院,看到假山上的瀑布边种着几多竹子和小松树。在微风的吹动下,竹叶、松枝摇曳,简约而清爽,稀疏而透明,给人一种疏朗之美。

疏朗一词,释意几多。一是开阔清亮:声姿高畅,眉目疏朗;二是豁达开朗:形貌瑰奇,风神疏朗;亦可形容一种艺术风格或一个人的性格。

玉兰花开,形貌洁白,高雅明朗。你看那花开之时,一朵一朵地侧藏在碧叶旁,花瓣向上,给人爽朗领先的感动。在花博会上,崇明引进水仙、红掌、藏红花、瓜子黄杨四大名花、名木亮相,助力崇明花卉苗木产业革新壮大。而来自热带雨林,在沪定居的红掌,花形似手掌大,白色花托,蕊蕾向上,叶花疏朗,香淡优雅。

我曾在央视看到两次介绍瓷雕大师张明文的作品《敦煌归真》,也给人一种疏朗之美。这是一尊青瓷鹿头樽刻瓷作品,上面众多仕女,造型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美不胜收,恰如敦煌壁画的瓷刻移植,画面给人祥和、安宁之感。艺术评论家萧联强说,这件作品为单线白描,群列的飞天舞姬轻盈中寓意着静穆、清朗,飘逸中透着雄强。

入夜,我又路过苏州这处园林小院。星月下,水声淙淙,假山旁竹子、松树,给人一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别样疏朗之感。这使我想起庄子的名句:君子之交淡若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似乎疏密有间更好一些。淡若清水,虽然没有太密切的交流,但彼此心相近;太过亲密,交往过于频繁,若把握不好分寸,容易产生负累感。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疏朗感,或使友谊更长久。

木在山中之夏

潘承勇

炎夏熨夏夜,一木在山中。避暑荫其尽,消闲肆不穷。星光随翠影,峡谷起和风。任凭叶声响,幽栖享月笼。

文,批评冯译《守望莱茵河》,二日后,冯在《世界晨报》副刊发一文反驳。拙文题目可能是《姐姐乎?妹妹乎?》,署名枚屋。如能找到此二文,则不胜感谢。陈子善兄已为我复印了不少旧文,我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只能把这麻烦抛给了你。此事不急,好在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我记不得何时

到图书馆查阅复印寄他了,另附寄几册书请他签名。他收到后回复说:“空谷足音,不禁喜悦,不胜荣幸。以文会友,忘年结交,堪称人生乐事。”

我忽然想到,今年李君维已届百年诞辰,八月份是他辞世七周年,谨以此文记怀,给寂寞的老人敬一炷心香。

理想之地

小饭

到现场及时插入我准备了良久的问题,因此感觉受挫,有一种糟糕的工作情绪。很快时间到了,胡女士匆匆离开,访谈就此结束。我心有不甘,下了一层楼之后,我决心就地翻身,在图书馆疯狂搜索胡女士的相关资料。这太棒了,我很快搜索

到很多网络上并没有出现过的与胡女士相关的精彩资料片段,加之群访时候的几段录音,回去之后很快完成了稿件。这是我人生第一份采写的长稿,刊发之后竟然得到领导的首肯,给我发了一等稿件的奖金。虽心有不安和忐忑,但更感激于采访地点的天助我也。

另一次是几年后,约是2012年,我出版了新书,上海图书馆的朋友约我去做个讲座。并为此做了一番广告。广告做完我就诚惶诚恐,要我讲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脉络,我不确定这是我擅长的领域。

那天会场里来了三五十人,年长的人更多,同龄人也有一小半。我讲述我的文学实践,以及多年阅读给我带来的一些“行业”知识——以此出发,我还有一些信心,但突然一位老先生对我的某段发言提出了不同看法。

老先生风度翩翩,注重礼仪。他在主持人同意之后才徐徐站起,对我说起海明威先生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及他的解读。我深感愧疚——是我轻佻地把海明威的作品与某座城市关联。这种关联是我强加的

十日谈

我与图书馆

责编:王瑜明